

# 艾芜作品中的巴蜀信仰民俗探析

王 振 熊宇凝

---

**【摘 要】**川籍作家艾芜的作品描写了丰富多彩的巴蜀民俗文化，其中对信仰民俗的描写尤多，包括观花婆抽彩头、打符、下阴山、唤魂、敬神祭祖、烧纸房子、秧苗醮、求雨等，都是旧时巴蜀地区民间流传的习俗。这充分说明，巴蜀地域文化已经融入艾芜的文学创作，并且根植于艾芜的内心深处。

**【关键词】**艾芜；信仰民俗；巴蜀；地域文化

---

## 一、引言

每个人“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sup>①</sup>，艾芜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四川本土作家，他的作品深深地打下了巴蜀地域文化的烙印。本文结合地方志、相关著述以及我们在艾芜故里成都市新都区田野调查的资料，讨论艾芜笔下的巴蜀信仰民俗，展示根植于艾芜内心深处的巴蜀文化情结。

---

① 田中阳：《论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个性形成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3期。

## 二、艾芜作品中的信仰民俗

### (一) 观花婆抽彩头

所谓彩头，像一张张的纸牌，约有两寸宽、三寸长，一面是纯粹的暗红色，另一面则画有五彩的图画。各张纸牌的图画都是不相同的，有一百张纸牌，就有一百种图画。你如果抽着一张纸牌了，观花婆就会根据图画，给你说出吉祥祸福，叫你如何避凶祛邪，然后收取你的谢礼——钱财。<sup>①</sup>

艾芜所写“抽彩头”是旧时四川民间的一种通过图画进行占卜的习俗。<sup>②</sup>《中国风俗辞典》收录此俗，并指出抽彩头“流行于四川各地。其方法是从一组画片中任抽一张，由星命家据画片及求问者口实推算”<sup>③</sup>。这与艾芜的描写基本一致，但艾芜作品中关于“彩头”尺寸、颜色的细节描写是该辞典未及的。

抽彩头也称“抽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巴县志·礼俗》载：

或油糊白纸折叠，杂画人物、花木、鸟兽，施以彩色，或吉或凶，约抽数十纸，妇女携以糊口。遇有抽者，声价贱甚，席地而谈，按图口唱，词多鄙俚，谓之“抽数”。

由于旧时农村妇女多不识字，因而“抽彩头”比“测字”更受欢迎、更

① 艾芜：《春天的雾》，《艾芜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② 《四川民俗大典》编委会编：《四川民俗大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将图画裱糊在硬纸上，摺画面向内成3折。多数要备64张（以应《易经》64卦之数）内容不同的画面。其图以显示吉凶之相，如‘矮子爬楼梯’‘耗子偷油’‘目连救母’‘钟馗送妹’等图画为吉兆，‘耗子钻牛角’‘鬼推磨’‘失脚踏水’等为凶兆。”

③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801页。

易于操作。

在艾芜故里成都市新都区一带，一般要请观花婆来抽彩头。观花婆，又称观阴婆、仙婆娘、观仙婆、花娘。旧时迷信者以为观花婆有“通灵”的本事，可与灵魂、鬼怪、神佛对话，能够“观花”<sup>①</sup>占卜、唤魂“过关”<sup>②</sup>、“打符”辟邪、“画水”<sup>③</sup>治病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巴县志·风俗》载：

或自号花娘，妄言能见冥间花树，或枯、或茂，借此以卜休咎，谓之“观花”。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长寿县志·风土》载：

其他尚有拴胎、看卦、游冥、扶乩、观花、观亡，延女巫、男覩入家，诅咒厌胜，以探生死、吉凶者。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郫县志·风俗》载：

- 
- ① 观花：又称“看水碗”。黄尚军著《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成都迷信的人认为，每个人在阴间的花园里都有一棵关系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的花树。”一般人以为观花婆可以通过一碗水看见每个人在阴间的花树情况，从而看到每个人的命运。
- ② 过关：我们在新都田野调查得知，当地有“十二童子关”之说，认为儿童3周岁、6周岁、9周岁、12周岁可能会面临人生劫难，将此称作“关”。过关，指在孩子即将满3周岁、6周岁、9周岁、12周岁时，请观花婆做法事帮助孩子化解劫难。黄尚军、李国太、王振等著《巴蜀汉族巫道文化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264—271页）指出“小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事故。部分巴蜀人以为这是触犯了某种神灵和禁忌，他们根据生活经验总结出三十六种关煞”，旧时民间俗传的三十六关煞名目分别是浴盆关、百日关、千日关、阎王关、四柱关、水火关、断肠关、雷公关、四季关、铁蛇关、天吊关、斗底关、落井关、直难关、三六九岁关、将军关、短命关、五鬼关、深水关、夜啼关、痘麻关、断桥关、取名关、金锁关、鬼门关、白虎关、撞门关、鸡飞关、天狗关、空亡关、急脚关、烫火关、埋儿关、和尚关、阴锁关、无情关。
- ③ 画水：黄尚军著《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解释为：“一种治病的巫术。当家人生病时，迷信的人便请来巫师。巫师打一碗清水，边念咒语，边用手指头在水中比画，再将此水给病人喝。”

巫有保福、庆坛、观花等事，妇女尤信之。

观花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也需要维持个人生计和家庭生活。旧时农村地区，到观花婆家中去往往要带上香蜡、纸钱以及酒、米、肉等谢礼。观花婆做法完成后，主家还要给她一些现金，至于现金数额，有的由观花婆定价，有的随主家意愿给。<sup>①</sup>当然，巫婆也可能会借机敛财骗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繁县乡土志·人类门·风俗》对此俗曾有明确批评：

女巫走无常者，俗呼“观仙婆”，盖有鬼凭之以求食，而其人亦藉是以敛财，亦惟妇女好信之。凡亲属有病，则怀糈往问，并无效验，而信之愈笃。

## （二）打符

不久，老太婆进来了，手里拿了三根点燃的香和一根红线拴的三角布包。她直对周四嫂的孩子，用香画着圈圈，并不挨得太近，约莫隔了尺把远光景。她一面画，一面则在嘴里喃喃地念着。大约经过了五分钟，便停止不画了，嘴里也止住了声音。她把二指大的三角布包用燃着的香熏了一会儿，便把香放开，只将三角布包上拴的红线，拿来系在孩子的颈上，三角布包则挂在孩子的胸前。<sup>②</sup>

上述材料中“老太婆”所做的法事即为打符，是“一种驱鬼邪的迷信祈福活动”<sup>③</sup>。通过在艾芜故里今新都区清流镇的考察得知，“打符”是当地盛行的辟邪驱鬼的重要习俗。此俗也见于四川其他地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

① 黄尚军、李国太、王振等：《巴蜀汉族巫道文化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② 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艾芜全集》（第10卷），第71页。

③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第115页。

年)《万源县志·食货门》载:

为妇女安胎、打符、收禁。或小有不适,巫师以纸或白布书符贴门上,或佩戴,谓可驱邪。

“打符”这一仪式由观花婆来施行。观花婆一只手举着三根点燃的香,一只手拿着系着红绳、二指大的三角布包,先是在离“被做法者”一尺远的位置用香对其画圈,一面画圈,一面念咒语,大约持续五分钟;随后用香熏三角布包;最后将布包挂在“被做法者”胸前,并嘱咐其戴满120天,且不可污损,方驱散邪灵、可保平安。<sup>①</sup>艾芜年少时曾亲见观花婆“打符”的场景,因而作品中对此描写真实、详细,体现出巴蜀地域文化对艾芜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 (三) 下阴山

她们有许多不正确的意思,是跟社会上的传统见解有联系,像杨子琼,她就被观花婆弄来下过阴山。<sup>②</sup>

下阴山,也称“走阴、下阴、走无常”,是巴蜀地区旧时流传的一种与亡灵、鬼神“通话”的习俗。民国十年(1922年)《合川县志·风俗》载:

又有妄言能入冥间,察病者阳寿簿籍,及病者生前善恶,谓之“走阴”。问仙娘后,妇女深信其言。

旧时,新都观花婆“下阴”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儿童“过关”仪式完成时,观花婆下阴间查看孩子命中的劫数是否化解;二是受生者委托去阴间询问已故者的魂灵在阴间有何需求;三是“当家中有人生病或遇上灾难时,迷信的人便要请观仙婆儿到阴间去走一遭”<sup>③</sup>以禳解灾祸。

① “打符”之俗今已少见,其具体流程是我们在成都市新都区艾芜故里采访时,一些儿时曾见过此俗的老人告知的。

② 艾芜:《日记》,1965年5月13日,《艾芜全集》(第17卷),第412页。

③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第119页。

观花婆做法时，会先了解求助者生辰八字等基本情况，接着口中念念有词，眼睛半闭，脑袋晃动，浑身颤动，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随后同求助者讲自己在阴曹地府见到了什么人，阴间的鬼神说要什么东西，最后向求助者收取钱财作为回报。<sup>①</sup>

#### （四）唤魂

我的母亲最怕我们小孩受惊了，每到初一、十五的晚上，远处庙子上的钟声，一声声传了过来。母亲即使已经睡在床上，也要把手伸到铺盖外面，用手掌拍着床边。她一面拍，一面嘴里就呼唤我们失掉的魂，她挨次喊着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说：

“过河过桥，吓掉的魂，回来啰！爬坡上顶，吓掉的魂，回来啰！拿给牛马，吓掉的魂，回来啰！野狗赶着，吓掉的魂，回来啰！红眼睛猫猫，吓掉的魂，回来啰！”<sup>②</sup>

唤魂，也称喊魂、叫魂，旧时四川地区迷信的人认为小儿半夜啼哭是魂魄游离体外所致，唯有唤魂才能免灾。

唤魂的方式多样，例如艾芜在作品中描述，他的母亲在初一、十五的晚上，一面用手掌拍着床边，一面呼喊他们“失掉的魂”。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得知，这样的唤魂习俗旧时在当地颇受重视，为保孩子平安，每月初一、十五敬神归来的晚上，家中长辈用手拍三次床，寓意三灾八难都无法近身，同时呼喊“回来啰”。这与艾芜的描写完全一致。<sup>③</sup>

烧蛋叫魂是更具“仪式感”的唤魂方式，在艾芜的作品中也有记载：

老太婆往提篋篋里取出一个蛋，又取出一根线来把蛋拦腰拴

① 参见黄尚军、李国太、王振等：《巴蜀汉族巫道文化研究》，第371—374页。

②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第96页。

③ 此外，家中的孩子长期生病难以痊愈或者受到惊吓，旧时家中长辈会到桥上或者水边呼喊“×××，回家了”之类的话。亦有人认为孩童脆弱，魂魄易被动物带走或变成某种动物，因此家中长辈带着孩子，尤其是不满一周岁的孩子，从外游玩或者拜访亲戚归家的路上，每经过一座桥、一条河，长辈也要呼喊“×××，我们回家了”，直到平安到家。

起，把线放到两尺多长，蛋悬空挂在右手上头。她便凝神不动，低声喃喃念了起来，念了好一会，就用左手的手指，把蛋弹了一下，蛋就如风似的旋转起来，使人看不出那是一个蛋了，只见一个滚圆的东西，白晃晃地转动。这时老太婆的嘴里，就更加念得急了。

……

老太婆用钱纸包着蛋，又在钱纸上面浸起清油，便拿火把油纸点燃，随即放在地上。

……

干纸加了油，燃烧得异常强烈，嗒嗒地吼着，仿佛在笑一样。纸燃了一半的时候，突然发出一声爆炸的声音，显然是蛋烧来裂开了。<sup>①</sup>

烧蛋，也称“蛋卜、看蛋”，旧时在巴蜀地区广泛流行。<sup>②</sup>《成都竹枝词》：

鸡子烧胎实创闻，人家妇女自殷殷。小儿有病延巫至，也学医家看手纹。<sup>③</sup>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新繁县志·礼俗》：

又有叫魂者。儿有不适，则曰“落魂”。为之母者，晨夕燃香，握鸡卵于掌中，呼儿之名，后以一人应，曰“归矣”。如是者，三日或七日，烧蛋，食之。视蛋之形，圆满者则止，否则复叫如前，谓之“叫蛋”。

烧蛋叫魂仪式请观花婆来操作，或者由家中长辈自行操作，根据各家

① 艾芜：《一个女人的悲剧》，《艾芜全集》（第10卷），第69—70页。

② 黄尚军、李国太、王振等：《巴蜀汉族巫道文化研究》，第376页。

③ 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财力而定。由于旧时重男轻女，烧蛋叫魂的对象通常为男孩。据我们的田野调查，烧蛋叫魂的过程与艾芜作品中所描写的基本一致。喊魂者右手举着三根点燃的香，左手手心握着一枚“喊魂蛋”<sup>①</sup>，在敬香祷告后开始“叫蛋”——一边用手绕着蛋画圈，一边念术语，若蛋可直立，即意味着孩子的魂魄可平安归来。之后，将蛋放在孩子枕头左侧或右侧，再在枕头正中间拍三下，第二天又把蛋取出，一只脚踏在门槛上继续“叫蛋”，如此重复一个月。一月后，用纸钱包着蛋，又用清油浸湿钱纸，拿火把油纸点燃，随即放在地上，直到蛋被烧熟，若蛋被烧裂便被视作“走胎”<sup>②</sup>，便要再请观花婆“画水”将孩子“吓掉的魂”唤回来。喊魂者会根据蛋壳的裂纹、蛋白和蛋黄的形态、颜色、有无黑点等判断孩子的凶吉。

### （五）敬神祭祖

母亲平日敬神，每月初一十五，便要烧香念佛。<sup>③</sup>

四川有敬神、祭祀的习俗，主要有两类：一是每逢初一、十五便去烧香拜佛；二是在重要的日子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例如清明和冬至的祭扫仪式。艾芜作品对此也有记录：

成都平原的人家，对于祖宗的坟墓，每年大约祭扫两次。第一次在清明时节，但只限于高祖曾祖为止……只有在冬至节这个时候，便把祭扫的范围扩大了，首先就是要向上川来的祖先，致我们最敬的追念。<sup>④</sup>

① 喊魂蛋：特指用于喊魂的鸡蛋。见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第51页。

② 走胎：孩子的灵魂到了别人家。

③ 艾芜：《凉亭》，《艾芜全集》（第9卷），第390页。

④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第6页。



清明和冬至的祭扫仪式需要准备酒水、雄鸡刀头<sup>①</sup>、供果、香腊纸钱，还要在坟头插上坟瓢。民国二十年（1931年）《宣汉县志·礼俗志》记载：

清明前后，以纸钱一串树于坟头，曰“坟标”，亦曰“长钱”。

坟标，即坟瓢。坟瓢是清明、冬至等时节上坟祭祖时，“缚于竹棍、插在坟上的长条状纸”<sup>②</sup>。艾芜作品中也描写了挂坟瓢的习俗：

上川来的祖先，他们的坟墓特别高大，显系历代的子孙年年用泥土垒积加多的。在没有看过山的我，就简直把他当作山了，我顶欢喜爬上顶去，把一根挂有黄色坟瓢纸的竹棍子插上。<sup>③</sup>

## （六）烧纸房子

在外祖父的丧事中，也有一个较为热闹的场面，便是在葬后的两三天夜里，外祖母将一座小小的纸房子，算是拿给外祖父阴间居住的，放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亲自用火点燃，使一个黑暗冷寂的院落，登时显得通明大亮起来。<sup>④</sup>

烧纸房子，也叫“烧灵房”，此俗流传至今。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得知，旧时新繁一带，烧纸房子一般是在下葬后第三十五天（“五七”）的下午举行，全家人一同吃过酒席后，在故去者的坟墓前将纸扎的房子烧尽。

① 刀头：《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页）解释为“作为祭品的整块熟猪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灌县志·礼俗》：“刀头有环（圆）义，还（愿）之隐语，方言本此。”在巴蜀地区，但凡有祭祀活动，都需要准备刀头，巴蜀俗语：“端起刀头找不到庙门。”

② 王振，黄尚军：《故土情结与地域特点——艾芜作品中丧祭类词语及相关民俗文化探究》，《名作欣赏》，2015年9期。

③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第6页。

④ 同上，第99页。

## （七）秧苗醮

我们乡里一到秧苗茂盛的时候，田间的土地庙，便请个把道士（这里道士和普通的人一样，种田讨老婆养儿子，只有替人念经的时候，才穿起特殊的衣裳），去念半天经，将一些花纸剪的三角旗子，洒点鸡血，分跟各个人家，拿来插在田里，据说这样蝗虫之类的灾害，便不会有了。<sup>①</sup>

上述材料所描写的习俗即为秧苗醮，也称“青苗醮”，该仪式多于秧苗茂盛时在土地庙前举行。民间将土地神称作“土地菩萨”，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保护神，因而在四川农村地区，随处可见土地庙，一般是在路边修一个高不过五尺的小庙，里面供奉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塑像。<sup>②</sup>田祖，是土地神之一，又叫秧苗土地或秧苗神。阴历六月初六为土地会期，会请道士做秧苗醮。道光九年（1829年）《新津县志·风俗》载：

农家有秧苗醮，殆田祖有神之遗意欤。

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得知，旧时在秧苗最盛的时节，村里人会集资请道士白天跪在土地庙前敲着木鱼念经，迷信的人认为可以消虫灾，保五谷丰登。道士当日会身着深蓝色或黑色衣服。

艾芜通过细节描写，展示了秧苗醮的具体过程，并且在作品中对道士身份的特殊性做了补充说明，可见这一习俗正是其所亲见和经历过的。

## （八）求雨

家家恐慌起来，有的求神拜佛，有的当天许愿，张家地主还组织人，打醮耍龙灯，都希望落下大雨，或者山沟里再有大水流来。<sup>③</sup>

① 艾芜：《谈土地菩萨》，《艾芜全集》（第13卷），第188页。

② 《四川民俗大典》编委会编：《四川民俗大典》，第139页。

③ 艾芜：《伏龙的神》，《艾芜全集》（第9卷），第173页。

成都有“天干不过五月三”之说。倘过完农历五月上旬，仍不下雨，当地人便要定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求雨仪式了。求雨方式多样，譬如各户人家都会在家中举行的简单、易操作的求雨仪式——将两张高脚板凳拼在一起，摆上祭祀的供果和雄鸡刀头，随后点香向各路神佛菩萨祷告，祈求赐雨。

艾芜作品中提到的“耍龙灯”是旧时成都平原重要的求雨方式之一。与之类似，《成都通览》还记载了五六月耍水龙之俗，“乡民凑钱，用竹叶扎成龙形，沿街散贴，锣鼓喧闹”，各家用水泼耍，“谓耍水龙，则天下必雨”。<sup>①</sup>有的水龙用“柳树枝及蔬菜扎成，沿河舞弄，围观者要向舞龙人泼水”，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sup>②</sup>

此外，四川地区的祈雨巫术还有关南门（南方属火，天旱关南门以灭火气）、龙池求雨<sup>③</sup>、抬狗游街（四川民谚“狗笑天不晴”）等。<sup>④</sup>

### 三、结语

艾芜从小在川西坝的农村中生活了十多年，他所耳濡目染的巴蜀地域文化，深刻影响了其文学创作。以上论述的艾芜作品中涉及的巴蜀信仰民俗正是其亲闻、亲见乃至亲历的。将民俗文化自然真实地流于笔尖，尤其是对民俗细节的描写，比如对彩头的颜色、尺寸的描写，对打符细节的描写，对唤魂唱词的记录，对烧蛋过程的描述等，既增强了艾芜作品的地域特色，也凸显了艾芜内心的巴蜀情结。

纵观艾芜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涉及四川农村生活、较多展示巴蜀地域文化的作品集中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5年到1937年，以中篇小说《春天》（《丰饶的原野》第一部）最为突出，此书“倾注了作者少年时

① 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②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第117页。

③ 宋代成都太守田况作《益州龙神池记》：“蜀之西山，有池曰滋茂，亦曰慈母，以其能兴云雨茂养百谷而名。”

④ 详见《四川民俗大典》编委会：《四川民俗大典》，第163页。

代在四川农村的全部生活体验和情感积累”<sup>①</sup>。第二个时期是1943年到1949年，在《锻炼》《童年的故事》《我的幼年时代》等作品中，他满怀眷恋地描绘了四川农村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生活日常。第三个时期是抗战胜利后，他创作了《落花时节》（《丰饶的原野》第二部）和《山中历险记》（《丰饶的原野》第三部）。至此，展现完整川西农村生活画卷的连续性中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完成。此外，这个时期艾芜以成都生活为背景，创作的《游成都文殊院有感》《酒·菜·川菜》《都江堰的神话故事》等作品，也与巴蜀文化密切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看，艾芜对巴蜀民俗文化的描写，既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也具有民俗史料的性质。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地方志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印证艾芜民俗描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同时也能加深对艾芜作品中的巴蜀特色以及旧时四川信仰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艾芜笔下的四川民俗文化研究”（DFWH20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宇凝，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科员。

---

<sup>①</sup> 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91页。